

目 录

序	仲 生(1)
锡伯族源资料研究成果及新信息	贺 灵(4)
吉林乌拉锡伯世管佐领源流考	
..... 赵志强 吴元丰(35)	
黑龙江地区锡伯族的历史变迁	
..... 吴元丰 赵志强(43)	
索伦与“锡伯索伦”	博雅 克力(53)
关于锡伯语的地位问题	胡增益(67)
反身领属范畴在锡伯语中的补偿手段	
..... 李淑兰(77)	
手抄本满文文献中的书写变体和锡伯语口语	
..... 奇车山(86)	
锡伯语书面语的元音和谐律及其作用	
..... 余吐肯(104)	
锡伯语满语语音演变的比较	赵 杰(121)
关于“吉甫西”语的探讨	苏德善(131)
锡伯族民间文学概论	堆 奇(136)
锡笔臣及其《离乡曲》	何叶尔(160)

辉番卡伦来信评介	肖 夫(174)
喀什噶尔之歌评介	博 雅(183)
谈锡伯族《三国之歌》	郭基南(220)
锡伯族人民中独领风骚的诗人——柏雪木	中 孚(226)
锡伯族萨满歌舞和巫术的表现形式	忠 录(233)
锡伯族萨满歌初探	贺 灵(242)
锡伯族萨满歌与满族尼山萨满	贺 灵(267)
解放前伊犁锡伯族的教育	苏德善(275)
锡伯语地名语词浅析	英 林(283)
“察布查尔”一词考辨	英 林(292)
察布查尔锡伯族社会文化调查	佟克力(299)
塔城喀拉哈巴克乡锡伯族社会文化调查	贺文君(319)
巩留县锡伯族历史概述	傅金城(344)
锡伯语述评	
..... [波兰]C. 卡鲁仁斯基著 佟玉泉译	(352)
关于锡伯语	[日]早田辉洋著 朝克译(370)
伊犁塔城地区锡伯族萨满教现状简述	
..... [俄]H. 克洛特科夫著 佟玉泉译	(378)
锡伯族研究论著索引	佟克力辑(392)

序

仲 生

难以置信，披阅《锡伯族研究》时，一种小小的很不起眼的昆虫——蚂蚁，时不时地在眼里飘忽，忽隐忽现。

还在受启蒙教育时，蚂蚁的竭职尽责、不惮辛苦的经营、强烈的群体观念，就铭刻在心。然而此刻撩起我遐思的却不是久来为人称颂的这些，而是它鲜为人知、或虽为人所知并未予以足够重视的另一面：它的举重本领。

某昆虫学家曾断言：蚂蚁是生物界无与伦比的大力士，举得起超过自身重量数十倍的物体。动物界的大象，可谓是庞然大物了，它的举重能力，和体重相比，就远不如蚂蚁；训练有素的世界举重纪录的保持者，以此相比，大约也自愧弗如了。

漫览《锡伯族研究》，一种印象逐渐形成，终于浮现出一个清晰的思想轮廓。锡伯，这个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所承担的历史重担，所发出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理应承担的，远远超出了想象的所能。无意亵渎这个民族，只是想说在这一点上，他们确与蚂蚁的举重本领很相似。可惜这又很难用倍数计算。

200多年前，这个民族就曾为祖国的统一、为祖国的神圣领土免遭沦丧，作出历史的奉献。他们派出了自己很大一部分优秀子弟，拜别沈阳的家庙，落脚在西陲的伊犁河畔，这算得上一次民族的迁徙，虽然规模并不宏大。但意义在于，它有别于史书上记载的屡次发生过的民族大迁徙，不是由于强邻侵袭的逃亡，不是为了寻求新的更好的生存空间的驱驰。他们怀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到西北边境去屯垦，去戍边。1000多名官兵，连同妻儿老少共4000多人，

几乎是整个民族总人口的 1/5，迤逦而行，辗转万里。为捍卫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他们的英勇行为是何等可歌可泣。他们的气概，乍看起来与他们的民族人口多么不相称。

是出于对故土的深切思念，是对胜利抵达西迁目的地的自豪，还是为了牢记肩负的使命，锡伯族人民有了自己独特的节日——“四·一八”，这是他们先辈即将饱经颠簸、流离万里奔赴伊犁地区的启程日子。一年一度相聚相庆，其盛况远胜春节。不为口腹之享，为的是焕发民族的荣誉感、自豪感。这也正表明了这个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较之于那些一味以鄙夷自己民族、菲薄自己国家为时髦的人，真有天壤之别。

锡伯人民定居伊犁后，他们的确没有辜负自己的使命，他们日复一日地挖渠开垦，既自食其力，又供应军需，更重要的，他们还要同兄弟民族一道，外御强敌的鲸吞蚕食，内平分裂叛乱。他们动辄百名以至千名壮士从征。百名千名，在强大的民族微不足道，但当时新疆的锡伯族总人口也不过万余人，效命疆场者是人口的几分之几？其比例之大，以“全民皆兵”以括之，不算过分。作为捍土卫国的战士，他们驰骋沙场总是一马当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了巨大牺牲，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锡伯族人民虽然人数甚少，聚居地又多在东北、西北边疆。地处偏僻，往往意味着闭塞落后。但无论从哪方面说，他们并不闭塞，也不落后。因为他们善于发扬本民族优良传统，也长于汲取他民族的精华。

两个多世纪过去了，并且多半是寂寞地过去了。聚居在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几乎很少为世人所知晓。可是他们还是顽强地屹立着、表现着，在那边远的角落。满文满语，以至满族的服饰，借他们得以较完整地保存；先辈们能骑善射的尚武精神，他们没有全然忘怀。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学习精神。善于集诸民族之长，以为己用。本来任何民族都不能孤立地处于全然封闭状态下生存发展，彼此影响

终所难免。以我为主,采撷他民族的精粹,以营养自己,才能求得本民族的发展。锡伯族人民在这方面表现出足够的宽容、大胆。这宽容、大胆,又必须以民族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为前提。他们吸收、融汇虽有所选择,但绝无盲目排斥、固步自封的狭隘保守倾向。就在新疆的这一部分来说,西迁后,他们除了耕耘,除了娴习弓马而外,也熟读四书五经,也吟诗填词。他们尚武,立有武庙,以祭祀关公;他们崇文,建有文庙,以祭奠孔子。汉民族的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东周列国》、《红楼梦》、《西游记》等,不知最早译为哪个少数民族的文字,但确知远在清末便已有锡文译本,其中《三国演义》一些章目还被移植为说唱体广为流传。汉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但并不是唯一的。相邻民族的交流更其方便,塔城地区的锡伯族,采用哈萨克族曲调,高唱锡伯语的民歌,维吾尔族的抓饭在锡伯族餐桌上也不少见,其他等等不胜枚举,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淹没锡伯族自己,作为民族,还是巍然而立。若说有所变化,那就是变得更丰富、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历来在衣食足之外,还极其重视教育,重视民族素质的提高。据统计,他们拥有的大专毕业生在本民族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全国名列前茅,仅次于我国的朝鲜族。在新疆的各条战线上,特别在文教阵地,哪里没有锡伯族干部的身影。即以本书而论,廿多位作者和译者,多半是锡伯族,《锡伯族研究论著索引》所列出的论著可谓洋洋大观,其作者也大都为锡伯族。他们并非是敝帚自珍,实在是出于对自己民族的关切和热爱,是一个奋发向上的民族善于回顾、更善于求索的反映。

总之,锡伯族人民乐于为祖国作奉献的精神;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之长,以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都是十分突出的。全国各个民族若以此自律,何愁中华的腾飞。这也算作阅读本书所得到的一个有益的启示。

锡伯族源资料研究成果及新信息

贺 灵

近十年来,随着对锡伯族历史研究的深化发展,引发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看来在短时期内难以澄清或得出定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族源及其族名的争论。为了将这一争论引向深入,从中获得科学的依据和合理的结论,有必要将涉及该问题的史料、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中出现的缺陷作简单回顾。

近几年,笔者对族源问题作了一些新的探索,本文在回顾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自己对该问题所持的观点,以期与同好展开进一步讨论。谬误之处,敬请斧正。

十多年来,对锡伯族源的研究和考证,首先是从对古籍文献资料的考证开始的,也就是说,古籍文献资料中对锡伯族源及其族名的记载,先后引起了专家、学者浓厚的兴趣,以极大的热情展开了探讨。

到目前为止,凡研究锡伯族源及其族名的撰述中,基本上都引用了古籍文献资料,但遗憾的是多局限于清代陆续成书的方志资

料。我们对这些撰述,且不论其所持的观点如何,只是为了更好地评价目前的研究成果,很有必要将其中的关键性资料摘录出来。

在目前发现的资料中,最先论及锡伯族源的古籍当是杨宾撰《柳边纪略》。成书于清康熙三十五年至四十六年(1696—1707)之间或稍后。杨宾在本书中说:“席百: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厂边外西南五百余里土著,自言与满洲同祖。”^①

其次是何秋涛撰《朔方备乘》。成书于清道光年间或稍后。何氏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东北地区民族及西伯利亚地理颇有研究,在史学界有较高声誉。在本书中,他通过对鲜卑历史及“鲜卑”一词的考证后认为:“元魏之先,亦以鲜卑为号,其地在今锡伯利部境,锡伯即鲜卑也。”^②

“锡伯利路总载,臣秋涛谨案:锡伯利路,本鲜卑旧壤,故有锡伯之名。考《汉书·匈奴传》云:黄金犀毗,颜师古注曰:犀毗带钩也,亦曰鲜卑,语有轻重耳。据此知,鲜卑音近锡伯。今黑龙江境有锡伯一种,亦作席伯,亦作席北,既非索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也。”^③

“臣秋涛谨案:鲜卑音转为锡伯,亦作席北,今黑龙江南,吉林西境,有锡伯部落,即鲜卑遗民。俄罗斯东境,称西伯利部,亦作西毕尔,亦作昔白利牙(臣秋涛谨案:尔字、利字、牙字,皆语助,可有可无),皆即鲜卑译字之异,盖鲜卑檀石槐盛时,并有俄罗斯东境地,后其部落北徙,苗裔至今犹存,纪载阙略,赖称名未改,犹可考也。”^④

此外,随着清代文化事业的发展,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的许

① 《柳边纪略》卷 3,页 59。

② 《朔方备乘》卷 15,页 7。

③ 《朔方备乘》卷 17,页 1。

④ 《朔方备乘》卷 31,页 2—3。

多地区都开始编纂县、府志和其他形式的史书、志书，其中也有一些论及了锡伯族源问题。这些史料也被研究人员所引用。例如：

《皇朝琐屑录》曰：“锡伯利部：既非索伦，亦非蒙古，与黑龙江毗连，即鲜卑遗民也。”①

《侍卫琐言补》曰：“东三省新驻京人，充侍卫人，皆以新满洲呼之，其实非满洲也，各有部落，如锡伯、索伦之流……三省各部落人，语言大异，有时共打乡谈，非清非蒙，自足彼处之方言也。”②

《黑龙江外记》曰：“按：鲜卑乃部种，非地名。今锡伯及俄之西伯力，皆鲜卑之音转也。”③

《吉林外记》曰：“伯都纳：蒙古谓鹑曰布都纳，今通称伯都纳者，转布为伯也，旧志作伯都纳。国初，锡伯所居之地。锡伯：蒙古别族也。”④

《呼兰府志》曰：“锡伯，打牲部落，本鲜卑遗种，属科尔沁。献之，编入八旗，分驻齐齐哈尔、伯都纳两城。乾隆后迁入呼兰（或言乾隆七年事），分居邵家各窝堡。本氏无考，汉姓有关、富、何三姓，言语、衣服与达呼尔同。”⑤

《开原县志》曰：“蒙古……清继明后，因有种族关系，内附日多，朝廷编入旗，与满洲、汉军皆分八旗，载入档册外，有锡伯及巴尔虎人，亦皆蒙古之种族。”⑥

《黑龙江志稿》曰：“锡伯，打牲部落，本鲜卑遗种，属科尔沁。献之，编入八旗，分驻齐齐哈尔、伯都纳两城。乾隆间迁入呼兰，分居邵家各窝堡。本氏无考，汉姓有关、富、何三姓，言语、衣服与达呼尔

① 《皇朝琐屑录》卷40，页12。

② 《侍卫琐言补》，页6—7。

③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1，页1。

④ 萨英额：《吉林外记》卷2，页5。

⑤ 黄维翰：《呼兰府志》卷9，页2。

⑥ 刘超凡：《开原县志》卷8，“种族”页4。

同。”^①

《黑龙江乡土录》曰：“《西斋偶得》云：‘锡伯或史伯，其言语近满洲，康熙年间自吉林蒙古地方迁入内地，编佐领，散居盛京各城’。按此当为鲜卑遗民，考顾宁人唐韵正，鲜古音犀，并载《汉书·匈奴传》黄金犀毗，带钩也，亦曰鲜卑，亦曰师比云云，不为确证。”^②

“《三史语解》、《辽史语解》：锡伯，满洲语栅也，一作歇不；《金史语解》：锡伯，莖草也，一作斜婆；《元史语解》：锡伯，寨栅也，一作沈白、审伯。”^③

《元秘史注》曰：“失必即鲜卑之对音也，《北史》曰：‘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朔方备乘》曰：‘俄罗斯东土锡伯利部，本鲜卑旧壤，故有锡伯之名。今黑龙江境有锡伯一种，亦作席伯，亦作席北，既非索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也。’《一统志》作西毕尔斯科；《瀛寰志略》作西伯利；（李）文田案：元史术赤传曰：‘术赤太祖长子也，国初以亲王分封西北地，极远去京师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达京师。’所云‘西北’二字即失必儿之对音；《柳边纪略》所称席百一作席北，又作西北，在船厂边外西南五百余里云云，亦指鲜卑遗族称‘西北’二字之证；元史亦有直称失必儿者；玉哇失传曰：‘玉哇失阿速人，与海都将战于亦必儿、失必儿之地，此锡伯利之见元史者也’。”^④

《满洲源流考》曰：“清太宗诏谕嫩江锡伯说：‘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⑤

《清太宗实录》曰：“天聪八年（1635）十二月壬辰：命管步兵梅

①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11，“氏族”页3。

② 郭克兴辑：《黑龙江乡土录》第五章“锡伯”。

③ 同上。

④ 《元朝秘史》卷12，页4—5。

⑤ 转引自《锡伯族简史》第12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勒章京巴奇兰、甲喇章京萨穆什喀，率章京四十一员，兵二千五百人，往征黑龙江地方，谕之曰：‘尔等此行，道路遥远，务奋力直前，慎勿惮劳而稍息也。俘获之人，须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则人无疑畏，归附必众。且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于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评为开示，特时未有暇耳，今日之来，盖为尔等计也。如此谕之，彼有不翻然来归者乎？’”^①

上述史志，除《开原县志》是康熙十七年（1678）纂修的外，其他的都是道光以后成书的，其中多为宣统、民国年间编纂。并且，从资料的内容来看，严重存在着抄袭现象；《满洲源流考》和《清太宗实录》反映的资料，仅从字面上分析，就是政治统治的产物。这些资料对研究和探讨锡伯族源及其族名究竟有多大价值，极需我们仔细掂量。无论如何，仅根据这些资料要为锡伯族源得出一个众人咸服的结论是困难的。因此，在挖掘历史文献资料基础上，还应该采取历史地理学、语言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其它学科的手段及其成果，进行全面、细致的交叉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可喜的是，近几年已经有人着手这方面的尝试。

二

锡伯族源问题，自1980年起才真正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在此之前，日本的中国学家岛田好发表了《锡伯卦尔察部族考》^②。文中引用的资料均来源于中文有关志书、游记、典记、舆图等。主要有：清各朝实录、杨宾的《柳边纪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清内

^① 《清太宗实录》卷21，页14—15。

^② 本文由王钟翰译成中文发表于《满洲学报》1941年第6期。

府一统舆地秘图》、屠寄的《黑龙江舆图说》、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志稿》、《康熙舆地秘图》、《盛京等处战迹舆图》、魏源的《圣武记》、曹廷杰的《东三省舆地图说》、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大清会典事例》、《盛京通志》等。在此基础上,主要采用文献考证的方法,对锡伯部族进行了考证。内容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种族问题。作者通过对清实录中有关锡伯族的零星记述以及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有关资料的考证、分析,认为:“锡伯系由女真之多数氏族所组成之部族,本由所谓锡伯之地名而成部族名,种族上则与满洲民族(满洲本部)固无二致”,“锡伯一作席北,又作席百,亦间作席帛、西北、锡伯、锡卜、实伯、喜伯、什白、洗白、西楚、斜婆,皆系此种族名 sibe 之音译。”

第二部分,原住地。作者主要引用《清实录》和上述有关舆图、秘图、图说等资料,对文献中记述的“席北绰尔门”、“锡伯绰尔城”、“锡伯苏苏”、“锡伯部绥哈城”、“硕伯罕”、“索伯台”、“西北屯”、“室韦山”、“锡窝山”、“锡伯河”等古地名进行了考证,并勾画出了古代锡伯族居住范围:锡伯“部族以绰尔河下游为中心,其蔓延北达齐齐哈尔附近,南抵吉林附近,西暨洮儿河流域。其后,此部族役属于科尔沁,更后始自科尔沁献之于清,故其地悉入于蒙古各旗。”

第三部分,沿革。在这一部分中,主要叙述了锡伯族被异族统治的历史沿革。分清代以前与清代两个部分。清代以前最早考证到被蒙古族统治时期的锡伯族。他认为:蒙古“福余卫之女真人即锡伯,于三卫(其它两卫为:朵颜卫、泰宁卫)南下时与蒙古人俱已南下,或与蒙古人俱已一旦南下而又与蒙古人俱已归还,则不甚明,直至康熙三十一年被编入八旗而移于内地,奕世连绵,固据绰尔河流域附近而居也”,“由于绰尔河流域之女真人即锡伯,明初既显著于史,知彼等据此地已非一日,疑其为金蒲与路之遗民。大抵系在明初女真各部族大移动时移来于此女真人之地。”

清代部分简述了锡伯部族陆续归清、科尔沁蒙古“献锡伯”并

编入八旗、部分锡伯官兵迁新疆的史实。

第四部分，部族名之起源。他指出：“所谓锡伯之部族名究系自何而来？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七锡伯利等路总裁中言：‘锡伯利路本鲜卑旧壤’，又言‘今黑龙江境内有锡伯一种，……即系鲜卑遗民，锡伯利与锡伯俱为鲜卑音转。然锡伯利与鲜卑无关，又如前述，锡伯系与女真同族，女真并非鲜卑遗民，故锡伯与鲜卑固无涉也。近有以蒙古语之 Sibege（篱、栏栅、堡垒等义）解之者，即因此部族用栅围绕于屋周围，蒙古人始称此部族为 Sibege。然栅乃女真人共有之习俗，疑非此一部族独有此称。锡伯人自言锡伯系伯都纳附近之地名，予谓 Sibe 乃绰尔河之故名，遂成此河流域之地名，进而成为据有其地之部族之名称也”，“……室韦部族由绰尔河得名，……室韦部族已灭，绰尔河流遂为女真之一部族所据，女真人仍旧呼此地为 Sibe，即汉族人所称之室韦之名，而此地名竟成为部族名，其部族日渐扩展，于是所 Sibe 之地域亦随之扩大，此殆直至嫩江下游，伯都纳及吉林附近之所以亦称为 Sibe 者，钦卦尔察之为地名与氏族名，更进而成部族名”实属同理。

从整体上看，岛氏的文章涉及面较广，所论不集中，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引用的资料较单薄，仅仅凭借清代的资料来考证一个古老民族的族源及族名，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所以，他作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但是，岛氏的文章在研究锡伯族源及族名方面，起了开拓者的作用，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首篇研究论文，它使有关研究人员扩展了思路，并且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史学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锡伯族源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到 1988 年初，已发表的著述达 9 部，现根据其发表的时间顺序，对这些成果及其不足之处简述如下：

(一)赵展的《锡伯族源考》^①,根据辽宁沈阳市“锡伯家庙”——《太平寺碑记》提供的线索,对锡伯族源及其族名进行了探讨、考证。

“锡伯家庙”是佛寺,创建于乾隆十七年(1752),据有关资料记载,寺内有碑两甬,一为满文,一为汉文,汉文碑已佚,现存的《太平寺碑记》乃当年的满文碑,它是记载锡伯族历史的珍贵文物,具有补史价值。该碑文主要反映了锡伯族的“原居”地和清前期的迁徙情况。但仅以此为据探讨锡伯族源,不可能完全说明问题。如果以此为线索去继续往前追溯,倒可以立一家之说。近十年来,绝大多数关心锡伯族源的学者即以此为线索对锡伯族源进行了往前追溯,因此,有必要将该碑文全录如下,供广大读者评论其价值。《太平寺碑记》译文^②:

万世永传

太平寺碑记

集三世无量诸佛之典,恢展三乘根命释迦牟尼佛法,有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嗣后移居墨尔根、齐齐哈尔、伯都纳等地,编有七十四个牛录,生息四十余载。于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仁皇帝施以高厚恩泽,将锡伯部众分为三批,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迁入盛京,安置于各省驻防效力。至康熙四十六年,锡伯庶民筹集白银六十两,置买民房五间,始建太平寺,并从京师虔请大藏经一百零八册,一年四季,众僧聚集一堂,焚诵不绝,永偿所愿。至乾隆十七年,协领巴岱、佐领殷登保、阿富喜等,以锡伯之众力扩建三大殿,两厢配殿各三间,正门三间,恭祀三世无量诸佛。至四十一年,协领罗卜藏、拉西、得格苏、卓地等众锡伯合力修葺寺庙,塑立宗喀巴佛、五通(五护法)、四大天王诸佛尊,并增请沐浴经,一年四季,焚

① 《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期。

② 本碑文由肖夫译成汉文。

诵不绝，永无休止。

嘉庆八年七月十六日，梨树沟边门佐领加一级记录二十一次华沙布谨题

赵展的文章对这一资料未提出疑义，而是在考证其提供的地理方位的基础上，将锡伯族源追溯到了室韦时期。他指出：“既然断定室韦主体部分属于通古斯族系，则其后裔又将如何？留居内外兴安岭的北室韦、深末怛室韦和钵室韦为鄂伦春族的祖先；顺黑龙江而下者，成为赫哲族的一部分；凡越过布列亚山至格林河者，成为萨玛吉尔人，即今乌尔奇族的一部分；嫩江流域的室韦留居原地者，即今锡伯族之祖先。尔后，室韦之称，不复见矣。”接着着重探讨了“嫩江流域的室韦，尤其是黄头室韦与锡伯族的递嬗关系”，认为锡伯族是黄头室韦的后裔。那么，室韦之称从历史上消失之后，黄头室韦叫何名称？赵文指出：“嫩江流域的黄头室韦，‘此部落兵强，人户亦多’。虽然被（辽朝）征服一部分，其余是不甘心受辽的役使，不断地掀起反辽斗争。尤其是居于山谷之间的黄头室韦，占据有利地势，易守难攻，未被辽所破，得以生存下来。它的后裔便是黄头女真。正如《松漠记闻》上写道：‘黄头女真皆山居，……疑即黄头室韦也。’对于黄头女真的面貌，该书介绍说：‘发皆黄，目睛多绿，亦黄而白’。这个特征，在今天的锡伯族中依然存在。”赵文把所提到的“女真”和满族祖先的女真作了对比说明：“其实，锡伯虽出自女真人，但不与满族同祖。他们是由两个不同系统发展成为不同民族的。满族是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到女真；锡伯族是与鄂伦春族同祖，从黄头室韦、黄头女真到女真”，“经过漫长的岁月，独立发展成一个民族。既不与满族同祖，又不属于‘东胡一支’。”

赵文在谈到锡伯族称时“认为锡伯是由地名或部落名而发展成为民族名称的。查阅《辽史》，和黄头室韦一起征辽的臭泊部，与锡伯声音相近，就可能是其同音异写”。

赵展对锡伯族源及族称的上述结论和看法，不无道理，但缺乏

足够的史料依据和深入、细致的分析、考证。尤其是对“黄头室韦”和“臭泊”的关系没有说清楚,却进而断定“锡伯”和“臭泊”“可能是同音异写”是缺乏说服力的。另外,对室韦由何部族演变而来,也没有加以探讨。

(二)贺灵的《锡伯族源考》^①,从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考古学和语音学方面,对锡伯族源作了进一步探讨,把锡伯族源追溯到汉代前后的东胡、鲜卑。

首先,引用汉文古籍文献资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将东胡、鲜卑、室韦、锡伯的演变过程作了探讨。认为:“东汉末年,东胡为新兴的匈奴族所破,分成乌桓族、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三大部分”。“曹魏前后,乌桓族先后融合于汉族、匈奴和鲜卑族之中”;“东部鲜卑,东汉初始于中原往来,并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约在南北朝以后消失于史籍”;而“拓跋鲜卑则活动在以‘北土’之‘大鲜卑山’为中心的地区”,公元48年(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匈奴第二次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开始南迁”到呼伦贝尔湖区。“此后又继续南迁,到东汉末年,到达汉代五原郡境内。公元258年又由五原郡南迁到盛乐,公元386年这一部分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封建王朝,并逐渐融合于汉民族之中”。“当拓跋鲜卑从南方大泽迁走时,其中一部分游牧部落留居此地,世代从事游牧生活。而另一部分狩猎部落则进入大兴安岭中段,以狩猎为业,到北魏初年已经到达绰尔河流域。……从北魏开始,他们也被称为‘室韦’。”

接着,作者引用古籍文献资料,对室韦作了探讨,指出:“室韦的组成也十分复杂,但主要应是东胡系鲜卑的后裔”。“当时室韦分为五大部分,即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和南室韦。他们互不相属,又不相统一”,而南室韦中活动于绰尔河流域的部分,“发展成为今天的锡伯族”。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作者引用文献资

^① 《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1期。

料、《太平寺碑记》资料和相关舆图资料,探讨了绰尔河地区的历史、地理以及室韦在该地区的活动情况和发展脉络。指出:“综上所述,东胡一支的拓跋鲜卑余众,从北魏开始,以‘室韦’为称号,移到大兴安岭中段,以后,又以席北……锡伯为称号,世代生活于以‘扎赉托罗河’(绰尔河)为中心的地带,明末清初才开始了被调遣的历史。”

其次,作者运用考古学和民俗学材料,将“锡伯族的远祖是拓跋鲜卑,近祖则是南室韦”的观点,进行了论证。指出:“综上所述,在由鲜卑——室韦——锡伯这样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锡伯族始终作为一个完整的部落而存在,即使在中原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涌起多么大的民族融合潮流,她都保持了自己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即使在满族统治的二百多年里,她也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特点,尤其是新疆的锡伯族从祖国的东北迁到新疆 210 多年来,一直部分地保存着自己祖先的遗风遗俗。”

再次,引用古籍文献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语音学角度,阐述了鲜卑、室韦、锡伯名称的来源和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音转关系。指出:“鲜卑、室韦都是锡伯的音转和异写。”

最后,作出了结论:“综上所述,无论从地域上考证和风俗习惯上对比,还是从考古学、语音学以及从历史文献学等方面来分析,都说明了锡伯是古代拓跋鲜卑的后裔(即东胡的一支)。由东胡分化出拓跋鲜卑,由拓跋鲜卑分裂出室韦,又由室韦分出锡伯,这就是今天的锡伯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贺文的“鲜卑”说主要以何秋涛的考证作为线索和脉络,把锡伯族源进行了往上追溯,并且又往下(向室韦)进行了考证;关于锡伯族在绰尔河地区的活动范围,又主要以《太平寺碑记》作为线索进行了探索。文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看法,虽以不少资料作佐证,但还单薄,还需要作进一步充实。